

聊斋闲品

没有硝烟的战争

许锋

我知道，这是一次考验，每当我觉得幸福不远时，灾难或者厄运往往会不期而至。

岁末年初的钟声刚刚敲响，庚子鼠年的快乐尚未开启，人们怀揣着奋斗了一年的收获与喜悦上飞机、坐高铁、搭班车，让似箭的归心在祖国广袤的山河间放飞时，一种叫新冠肺炎病毒的魔鬼以凶险、宰灾乐祸、狰狞、恐怖的面目在大街小巷流行，瞬间击碎了如歌岁月中的美妙音符，新旧交替中的生生不息，南来北往中的嘈嘈切切。

一切仿佛戛然而止，所有的“现在进行时”被迫中止，父母对孩子的思念，孩儿对长辈的惦记，丈夫对妻子的爱，妻子对丈夫的情，哥们间的猜拳行令，闺蜜间的窃窃私语……一切的儿女情长，一切的天伦之乐，一切的其乐融融，一切的祥和安宁，一切的岁月静好，在肆虐的病毒面前被突然定格，生活如同被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点了穴门，成为不能流动的雕塑。

泱泱大国，14亿人，惊愕与忙乱，一时难免。但对于一个饱经多灾多难的民族而言，对于一个愈挫愈强的民族而言，地震、洪水、疾病……可以摧毁我们的家园，摧毁我们的山川，摧毁我们的生命，唯一摧毁不了的是我们的凝聚力、团结心、脊梁骨。

武汉，这个疫情暴发地，这个有着上千万人口的大城，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，成为千里驰援的目的地，成为医生、护士、军人、工人……与病毒决战的疆场。

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病毒在暗处，凶险狡诈。我们在明处，随时中招。但是，面对中央的号令，面对政府的决定，面对组织的召唤，面对党旗，无数中华儿女没有退缩，没有临阵脱逃，没有虚与委蛇，而是响亮地回答：“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”一幕幕场景感人肺腑，一张张面孔可敬可爱——7000多名建设者仅用10天便让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；1400名医护人员承担起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；全国多地纷纷组建医疗队驰援武汉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中国政府和人民全力以赴抗击疫情。全国动员、全面部署、快速反应，采取了最全面、最严格的防控举措，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，危难关头方显英雄本色，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定力。

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灾难，让我们备受煎熬；但灾难，又让我们携手同行，视死如归。我们不能感谢病毒，这个家伙太坏，唯恐天下不乱！但是，让14亿人对一座城牵肠挂肚，让14亿人对一座城的百姓祈福，让全国的行政系统高效率自检、运行，让中华民族的士气提振，让全体中国人和全球华人紧紧地抱成团儿，却成为庚子鼠年的序曲，这是病毒“副作用”，它心有不甘，却“能奈我何？”

兼爱尚同，疏者为戚。没有人会怀疑，此一役，此一役，终会以“疫终”而“役胜”落幕，到那时，中国大地，柳暗花明，曲水流觞，人们的心更近，情更切，劲儿更足，阔步前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征程上，步伐铿锵有力……

同气连枝 共盼春来

袁占才

哪个料到，都在睡梦中呢，大疫会扑来。新冠肺炎疫情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凶猛狡猾，疯狂向我们偷袭。打一个喷嚏，瞬间飞沫扩散；可怕的是它还形成气溶胶，打喷嚏人离开了，气溶胶却在悬浮；别人来了，吸一口气带走了，不幸可能就降临了。真是让人们防不胜防。

健康放首位，生命搁第一。企业暂停产，学生们先不开学。啥事儿都可以缓一缓的。但，水、电、气，一刻也没停。生活状态不如常，生活如常。

全国各地都在驰援湖北。紧急关头，两万多名医务精英从四面八方奔赴武汉，人们称他们为“逆行”者，也有的人叫“裸医”。为便于防护，不少医者不分男女老幼，把一头青丝剃光。更令我们钦佩的是，钟南山这样高龄的专家，劝告着别人不要去武汉，自己却义无反顾挺在抗疫前沿。老人可比之推诿逃避、渎职失责的某些官员，反差镜鉴，可谓天地之别。正是有了钟南山他们，我们才能吃得了定心丸一样，心中不慌，信心百倍。

这次疫情，不少国家都在支援我们，日本也在为我们募捐。他们的捐助词，写得实在太好了：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裳”“同气连枝，共盼春来”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……这些诗句，高雅隽永，寓意深刻。从来没有想过，同样的意思，竟可以用这么有文化、有诗意的语言去表达。

各地社区的宣传标语显得特别接地气，“戴口罩、勤洗手，测体温、勤消毒，少聚集、勤通风。”“口罩还是呼吸机，您老看着二选一”“戴口罩总比戴呼吸机好，躺家里总比躺ICU强”“省小钱不戴口罩，花大钱卧床治病”“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吃饭，不串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”“拒野味、不聚会，亲友情、网上叙，少出行、莫大意”“戴口罩，福星高照，不串门，福气临门”“复工复学要注意，观察两周看体温，如有症状早报告，尽快就医别迟疑”“国家有难，咱不添乱。坐在家里，就是贡献。亲戚不走，来年还有，朋友不聚，回头再叙。疫情面前，请勿出门，自身健康，相互转告”……很多标语既形象生动，又简明扼要，直击人们心灵深处，无论是警示还是提醒，都显得幽默风趣、言简意赅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。

在平淡的生活中，没有利害之争，人们展示的，常常是善良的一面。而当灾难降临，人性中的大善与大恶，就会凸显出来。有的人宁肯牺牲自己，也要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；有的人大爱无疆，无私奉献；还有的人岸上观火，冷漠无情；更有的人坐地起价，趁机发财。人生百态，在疫情面前，呈

得淋漓尽致。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，每个人都应该稍定思痛，做一些冷静而又客观的思考和分

析。据专家介绍，这次疫情的发生，源头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，似乎与蝙蝠有关。不是蝙蝠翅膀的震动，引起了十二级的海啸，而是人们过于满足口腹之欲。蝙蝠在黑夜里才出来活动，白天是避着人的，它身上有多少肉，可供我们食用呢？正是我们的贪得无厌，滥吃滥杀，才引起了一次次的恶果。诸多疫情，SARS、艾滋病、埃博拉病毒，根源都在于野生动物。

我们不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征服。人类看似每一次对于自然的征服，自然都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报复。不是大自然离不开我们，而是我们离不开大自然。所以，我们要敬畏自然，与自然和谐共处。不能够为了口腹之欲，而毫不吝惜地去剥夺无数动物的生命。放生野生动物一条生路，也就意味着给我们自己留一条生路。在疫情面前，我们要多一些冷静的认知和预判，少一些无端的埋怨和指责。相信春天马上就要来临。



在路上(国画) 李振

诗路放歌

那一抹白

张向前

从昏暗洞里飞出的黑色幽灵 阴影般飘荡在大地和天宇 不冻的东湖心已冰封 黄鹤楼的檐角 风铃叮咚

孤帆的孟老夫子去了广陵 江面上风行水上 多情李白诗意了然 三月还没到来 愁情柳絮 如烟

一抹白 成为这个年节最生动的注解 红色褪去了鲜艳 绿色尚未恣意铺展 就让白印染生命的光亮

那一抹白 叫白大褂，或者防护服 救治第一线奔忙的身影 观察、输液、转移、手术…… 无影灯下的专注 心跳与呼吸同频共振 世界一片寂静 汗水无声高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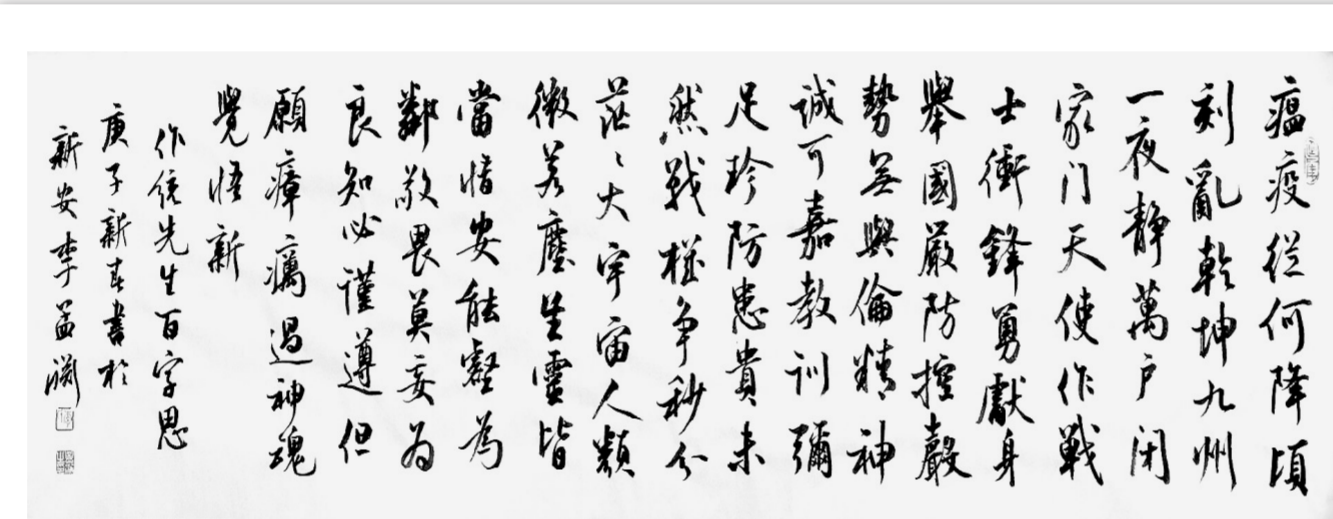
白 时常让人想起 草原的羊群 纯洁的哈达 天空的流云 柔软的棉花 却总不及那一抹白 灵动、跳跃、人文、情怀

窗前的一株蜡梅开了 春天脚步悄悄地、悄悄地 来了 那一抹白 成为 这个季节无可争议的暖色

百字思

王作统/诗 李孟洲/书

瘟疫从何降 顷刻乱乾坤 九州一夜静 万户闭门 天使作战士 冲锋勇献身 举国严防控 声势无与伦 精神诚可嘉 教训弥足珍 防患贵未然 战机争秒分 茫茫大宇宙 人类微若尘 生灵皆当惜 安能轻尔等 敬畏莫妄为 良知必谨遵 但愿瘴疠过 神魂觉悟新



百姓记事

抱团取暖的老友

马海霞

来往，将来也不想有交集，她爱谁谁。没有矛盾也没有恩怨，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实属正常。所以晴溪突然来电，才出乎我的意料。聊天并未有寒暄，直奔当下热点话题——疫情，由武汉谈到湖北，由湖北谈到本地，由她所在的小区谈到我所在的社区。网上那些新闻又在我俩口中复述了一遍，不知不觉电话竟打了一个多小时。若不是我着急做饭，估计她的电话还会挂断。

此后的每一天，她都打电话给我，话题还是疫情，她明显比我恐慌，不断提醒我不要外出。我也安慰她，只要安心在家不外出乱串，出门戴好口罩做好防护，不去人员密集地，回

家洗手、消毒，便不会感染上病毒。这些话晴溪都知道，但由我嘴里说出便力度翻倍。

晴溪微信也不停塞给我关于疫情的链接，还打电话问我她想去武汉捐款，捐到哪里稳妥，晴溪这个问题让我穿越了，汶川地震那会儿，她也问过我同样问题，捐多少，哪里捐？那个善良的故友又回来了。

这个春节，疫情让我们都宅在家中，所有的聚会和应酬都取消了，晴溪也是，往年她春节假期或忙着旅游或忙着和商业圈的朋友聚餐，即便回娘家途中经过我家门口，也没时间停车进来闲聊几句。我们在心底都藏着最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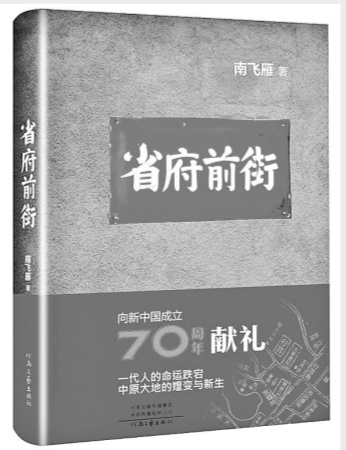
的友谊，平时忙自己事情，在自己的圈子里应酬，貌似没有交集了，但一朝有大事件发生，内心深处最想依靠和记住的还是老朋友。想想我和晴溪，2003年非典，那时她在广州打工，我俩每

天都通电话报平安；2008年汶川地震，我俩也是每天关注前方救援情况，不知道在一起流了多少泪，甚至还相约一起去汶川当志愿者；今年的疫情又让我俩黏在一起，虽相隔五十里，但精神却紧密抱团，互相鼓励互相支

撑。或许疫情过后，一切归于平静，我们又将忙于自己的工作

和生活，很少联系甚至几年也不联系一次，但朋友还在老地方，只需要，一个电话就能将友情拉到峰值。普通人的相处也是如此，平时个人顾个人生活，对他人关注和关心有些少，难免有人吐槽人间冷暖，但今年的疫情，让我们看到了太多感人的报道：逆行的医生，捐款捐物的善行，甚至陌生人送的一个口罩，都彰显危难时刻的人间大爱温暖。其实，我们一直都在，困境中大家抱团取暖，点亮心灵之光，照亮彼此前行的道路。

连载



物，我都抢！”冯氏一边说着，一边朝后探出一只手，握紧了突突拿枪的手，把枪口紧紧地抵在自己腰间。来人互相看了一眼，顾不上跟她们的废话，直接掉转枪口，冲到院墙边，利索地叠成罗汉梯，接二连三上了墙。突突和冯氏紧紧扒住彼

冯氏和突突一时都沉默了。只听自得鸣钟响，原来已是九点了。突突忽觉不对劲，问道：“段妈去哪儿了？小珠呢？”冯氏道：“今天晚上教会需要义工照顾从豫北撤回来的伤兵，段妈跟

我说了，让小珠去教堂帮忙，晚上就住那儿了。”突突呆呆地想了想，道：“我天天听神父、姆姆们讲道理，还没领洗呢！段妈一个人，字都不识，竟也入了教。”冯氏笑道：“自打去年北平那边打仗，信教的人多起来了。都说日本鬼子的飞机来扔炸弹，偏就不炸教堂，是有天主保佑着。”突突笑起来，道：“姨娘这就知道了——日本跟德国和意国是盟国，教堂上面都挂着德国意国的国旗，日本人见了当然就……”

两人正聊着闲话，忽地都是一愣，屋里的电灯灭了。双龙巷一带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平日常很少停电，除非是全城

很屋屋里点了蜡烛，昏黄的光映照摇曳，像受惊的小兔一般。冯氏罩上玻璃罩子，端着烛台过来，放在床头小柜上，影影绰绰，冯氏一张俏脸油润如画，突突看得要呆了。冯氏笑起来，竟有些俏皮，冯氏笑起来，竟有些俏皮，冯氏笑起来，竟有些俏皮，冯氏笑起来，竟有些俏皮。

冯氏这句话还没说完，只听得房前屋后，忽地响起一阵噼啪响的声响。冯氏还愣着，突突却脸色骤变，叫道：“开枪了！”随即是另一阵枪声，比刚才的更密集，节奏也更快。冯氏早瞥了眼，声音都变了腔调：“打枪？哪儿打枪？是土匪还是日本人来了？”突突掀被子下床，全然看不出是个病人，当下对冯氏道：“日本人没那么快，快把门堵住，我爹说过，寻常土匪劫掠，只要不进

门，撑不了多久……”冯氏根本不听她的话，疯了般夺门而出，突突惊得目瞪口呆，气得直跺脚，只得跟着跑出去。这时枪声更炙，显然是两拨人在交火，声音近在咫尺。突突跌跌撞撞追到院子里，冯氏刚好从柴房出来，手里捧着一个红布包裹，她是

的脚步声响起，接着是枪声、人声，再接着，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然。

民国二十七年阳历元月二十四日，是丁丑年腊月初二十三，农历的小年，开封家家户户祭灶食、吃灶糖。十几天前的那场风波早已散尽，没人再提起了。报上说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、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，因不听指挥、擅自撤退，致使国土沦丧，有说是在军事会议现场被抓的，就是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；有说是开完了会，回城里的路上被军统特务劫走的；有说是连会都没参加，一到开封车站便被拿下的；更有甚者，说韩复榘韩大帅手握双枪好生了得，跟军统的人大战三百回合，毫无惧色，蒋委员长怜他是条好汉，半空中念了一声咒，韩大帅的枪忽然哑火，特务们这才蜂拥而上，捆了起来。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不过传言再多，也是一阵风、一场雪，风过雪化，地还是地，城还是城，省府前街还是省府前街。